

Readnovel.com  
小说阅读网

如时代  
网络文学品牌


三生石上绛珠草，跨越千年为君荣。

# 跨过千年 来爱你

秋夜雨寒·著



沈阳出版社



与君相约，缘定三生。跨过千年，  
可否不辜负今生？


活在现实当中的白敏，无意中因一  
串手链跨过千年成为大兴王朝的慕容  
枫，嫁给顽劣不堪的四皇子司马锐。

这一嫁，是否辜负了这灵魂与身体  
的主人？

从初时的无意，到慢慢的相知，最  
后走向相守。突起风波，回到现在，不  
过一场秋梦，抵不过内心思念，躲不过  
所爱之人声声呼唤，终是舍下所有，再  
赴千年，只为今生不悔。却不知，一场  
灾难，缘于亲人，波折再起，是否不过  
错误？

只是爱，终究是红线暗牵，只愿得  
与君相伴，共此一生。

# 跨过千年 来爱你

 Readnovel.com  
小说阅读网

选题策划：如时代

责任编辑：贺旭 鲁莎莎

特约编辑：天地星墨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上架建议：古代言情小说

ISBN 978-7-5441-3979-3



9 787544 139793 >

定价：28.80元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过千年来爱你 / 秋夜雨寒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441-3979-3

I. 跨… II. 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5099 号

---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6mm×235mm

印 张: 21.5

字 数: 34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贺 旭 鲁莎莎

特约编辑: 天 地 星 墨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天 宇

责任监印: 杨 旭

---

书 号: ISBN 978-7-5441-3979-3

定 价: 28.80 元



- 第一章 如是穿越·注定 / 001
- 第二章 代嫁出阁·淡然 / 006
- 第三章 男装救妹·果敢 / 016
- 第四章 情迷白敏·有趣 / 027
- 第五章 不伦端倪·伏祸 / 038
- 第六章 司马强归·心机 / 044
- 第七章 心意初现·懵懂 / 050
- 第八章 纳雪为妃·无奈 / 057
- 第九章 亲人噩耗·断肠 / 072
- 第十章 因痛生病·误会 / 079
- 第十一章 雅丽争宠·狡猾 / 089
- 第十二章 司马明朗·心动 / 100
- 第十三章 月娇之死·愤怒 / 125
- 第十四章 小五报复·杀机 / 137
- 第十五章 宫中心计·致祸 / 148



- 第十六章 重回现代·茫然 / 159
- 第十七章 莫名牵挂·心痛 / 170
- 第十八章 心有千结·难舍 / 180
- 第十九章 为爱无悔·决心 / 198
- 第二十章 两情相悦·欢愉 / 209
- 第二十一章 姐妹情深·付出 / 227
- 第二十二章 摆脱婉露·厌烦 / 232
- 第二十三章 太后生辰·突变 / 247
- 第二十四章 忽而失忆·下药 / 259
- 第二十五章 对面不识·心冷 / 268
- 第二十六章 君临天下·隔阂 / 284
- 第二十七章 依稀往事·困惑 / 295
- 第二十八章 真心难灭·复苏 / 309
- 第二十九章 舍弃繁华·与君白首 / 323



如同往常，下班后，白敏沿着路边的人行道慢慢走着回家，心情不好不坏。

已经二十七岁的她，很普通地活着，经历过很多次相亲。哥哥的儿子已经会追着她喊姑姑，姐姐在大洋彼岸也已为她添了一个黄头发黑眼睛卡通娃娃般漂亮的混血外甥女，她却仍未嫁为人妻。

幸亏父母在美国照顾姐姐，否则，她不会有如此清静的日子可过。

白敏走进那家自己常去的小饭店，在空位上坐下，点了一份她爱吃的小菜，就着米饭安静地吃着。

正吃着，窗外有风吹过，刮起几片树叶，秋雨静静飘落。

看着秋雨，白敏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匆匆吃了几口，就将没吃完的饭菜打包，撑开伞走出饭店。

向前走出约五十米，地上瘫坐着一个年迈的乞丐，半年多了，这老人一直坐在这里，白敏几乎从没看他挪过地方。

走到乞丐面前，白敏轻轻放下打包的食物，微微一笑。

“送你。”老乞丐年纪很大了，头发灰白，散乱在肩，但还算干净，没糟糕到让人讨厌的地步。他粗糙的手里举着一串由黑色小石头串成的手链，石头不大，玉米粒大小，极不规则，簇拥在一根细细的有些泛旧的红线上。

白敏略微一愣，睁着眼睛看着老乞丐，只短短一瞬，她伸手接手链，微笑着说：“谢谢，很漂亮。”

“它很便宜。”老乞丐一脸喜悦，咧着嘴说。

他的牙齿已经掉了好几颗，说话有些漏风，“不是捡的，是买的，昨天有个人在这儿摆摊，我就买来送给你。”

白敏再笑笑，将它戴到左手手腕上。

这里常有摆地摊的，都是些批发市场一块钱买很多的便宜货，这手链也许确实很不值钱，但老乞丐没有钱，有这份心意就很让她感动。

她珍惜这份真心。

临睡前，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寂寥的秋雨在静静地下。

天气已微凉，空气中弥漫着些许寂寥的味道……

睁开眼，一股淡淡香气袭来，仍有秋雨轻声做响，风似乎半真半假，纱幔轻摇，视线朦胧。这一夜睡得好长，或许睡得太长，白敏觉得浑身酸痛，头也昏昏沉沉，难道昨天晚上睡觉时忘了关窗，被秋风吹到，感冒了？

“小姐，您醒啦？”有个细细柔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语气中掩饰不住喜悦。

小姐？！

白敏循声看去，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

床前站着是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穿件淡翠绿的裙子，梳着两个小髻，面容清秀温柔，和古装电视剧中的形象如出一辙。

白敏两眼直直地盯着床前的小姑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许久，才一字一字地问：“你是谁？”

小姑娘一脸的惊讶，睁大双眼，声音颤颤地说：“小姐，您不要吓唬奴婢，奴婢是春柳呀，奴婢是您的贴身丫头春柳呀！”

春柳？奴婢？贴身丫头？

白敏一头雾水，这是哪跟哪呀！

她看着春柳，努力微笑一下，说：“春柳是吧？对不起，我好像是在梦里，如果你确定认识我，那我只能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春柳很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很喜悦地说：“小姐，您生了一场大病，昏睡了三天三夜，您能醒来真是太好了，曹太医说，您醒来后会有些不适应，慢慢就会好的，奴婢先去给您倒杯水。”

正说着，从外面又进来一个丫头模样打扮的小姑娘，和春柳年纪相仿，但生得艳丽些，珠圆玉润的，声音也更柔媚响亮些，“春柳，小姐醒了吗？”

“刚醒过来。”春柳略带责备地说，“春桃，你小声些，小姐刚醒过来，小心惊吓着。”

“我去告诉老爷和夫人。”春桃一阵风似的走了，临走隐约抛下一句，“也就你把她当个小姐看，伺候她，真是浪费我春桃的能力！”

白敏瞪了一下眼睛，既然自己身为小姐，这个春桃又怎生如此胆大地对待她？她看向春柳，春柳一脸不安，端着茶杯，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春桃她，她，一定不是有意的，小姐，您不要在意，不是只有奴婢把您当小姐，您本身就是慕容王府的小姐。”

“没事。”白敏摇了摇头，“春柳，告诉我，这是哪儿？我又是谁？我因何生得病？先把水给我，我口渴了。”

春柳立刻上前扶起白敏，让她靠在床头，白敏就着春柳的手喝下水，发觉自己穿的不是自己常穿的小碎花的棉布睡衣，而是丝绸的衣服，袖口还有精致的刺绣，好像是兰花，白敏愣了一下，说：“春柳，你把镜子拿来。”

春柳一边拿镜子一边说：“小姐，这儿是慕容王府，您是这儿的三小姐，因小姐生在秋天，





所以老爷给小姐取了个枫字。小姐之前还有两位公子、两位小姐，小姐之后还有一位小姐。老爷是当朝宰相，府里的大小姐前年嫁给了太子爷，二小姐也在去年嫁给了吴蒙大将军。小姐也已许……”

白敏看着镜中的女子，一个也许千年之前的古代女子——慕容枫。

发如瀑，肤胜雪，眉清目秀，气质高贵典雅。虽不完全是自己的容貌，但看着并不算意外，细看之下还有她隐约的模样，只是镜中的女子更美丽些。

“我是不是也许了人家？”白敏见春柳不再说下去，侧头问道。

春柳难过地点了点头，“小姐您今年已经十六岁，已是待嫁的年龄。是太后娘娘亲自下的旨，让老爷将府中尚未婚配的两小姐中的一位嫁给四皇子。老爷和夫人说四小姐年纪尚小，就只能让三小姐您嫁过去啦。”

白敏想了想，说：“是不是这位四皇子很不好？我生病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唉。”春柳微微叹了口气，“小姐不肯嫁，老爷就罚小姐跪在外面，谁知竟下了一夜大雨，小姐淋了雨后昏迷了三天三夜。多亏大小姐知道后特意让宫中的御医曹太医过来瞧病，万幸救回了小姐。”

白敏点了点头，又问道：“那四皇子如何不堪？”

春柳半天不语，好半天才说：“奴婢也不知，只是听人说，这位四皇子人生得很英俊，但极是好色而且无情。奴婢还听说，他与太子爷的关系不太好，老爷是太子爷的老师，大小姐又嫁给了太子爷，想来老爷与这位四皇子的关系也不是多好。”春柳犹豫了一下说，“小姐，奴婢也不是有意偷听，只是那日偶尔听老爷和夫人闲聊说了几句，好像是这个意思。”

白敏点了点头，听得外面有脚步声传来，门被推开，继而有几个人陆续走了进来。

又是那个春桃，携着一股凉风站到床前，高声说：“小姐，老爷和夫人来了。”

白敏眉头一皱，莫名其妙出现在这个地方，莫名其妙成了慕容枫，看春桃双眉一挑，杏眼中藏着不屑，心头便不由得涌起几分厌恶，脱口说：“我看得见，不必你如此大呼小叫，远远站开了，我刚刚醒来，禁不住你携来的凉气。”

此话一出，不仅春桃吓了一跳，春柳和刚进来的几个人也是一愣，这素日软弱少言的三小姐此时竟如此厉害？！春桃悻悻走到一边，偷偷瞧了一眼床上的白敏，难道这一病好了之后脾气也长了吗？真不像平日的三小姐，言语间也冷冷的，让人听了心中生出几许怯意。

“枫儿，”慕容夫人看着女儿，缓声说，“春桃说你醒了，娘真高兴，你觉得如何？要不要再请曹太医过来瞧瞧？”

白敏看着面前的华服女子，年纪尚不足四十，眼底眉梢仍有妩媚之意，看着仍很是动人。

“醒是醒了，但我全不记得旧事。”白敏淡淡而言。

被匆匆请来的曹太医看着躺在床上的少女，一番诊断后摇了摇头，斟酌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令千金贵体已经无甚大碍，至于不记得以前的事情，是因为大病初愈，再休息一些日子就会好的。”



慕容夫人轻轻皱了皱眉，陪着曹太医从房里走出来，语气含忧地说：“可是离她与四皇子的婚期只有三天，皇命难违，却如何是好？”

“太子妃也正担忧此事，所以前几日命老臣前来为三小姐诊治，得知三小姐已经无事，太子妃非常高兴。太子妃吩咐臣告知老爷和夫人，三小姐拒婚的事断不能被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和四皇子知晓，否则就是欺君的大罪，要诛连九族。如果婚前三小姐还是想不起来旧事，就只好麻烦老爷和夫人细细与三小姐说起，说不定是好事，也许三小姐不会再对自己与四皇子的婚事如此抵触。”曹太医沉吟一下，接着说，“就三小姐目前的情形看，只是身子还有些虚弱，别的已经无妨，好好休息两三日应该可以成亲。老臣还要马上赶回去，太子妃还等着臣回去通报消息呢。”

送走曹太医，慕容夫人回到房内。

白敏早已经重新躺下合上双眼休息，已经如此，管它是梦还是别的什么，走一步看一步吧。

慕容夫人看着床上合着双眼鼻息平稳的女儿，停了一会儿，走开些，对站在旁边的春柳轻声却严厉地说：“春柳，这两日你要仔细照顾小姐，寸步不离，如果再出什么差错，定不饶你！小姐要是问起什么，你一定要细细与她说起，只是绝对不准提与四皇子有关的事，尤其是那些传闻。再有不足三日她就要嫁给四皇子，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否则，整个慕容王府也担不起。老爷，我们先回房吧。”

自始至终，慕容老爷未发一语，只是紧皱双眉盯着躺在床上的女儿，耳听得夫人喊他离开，才硬邦邦地说道：“慕容枫，你给我听仔细，既然生在慕容家，就由不得你自做主张，这人，你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三日后你这个人必须出现在四皇子府上！否则，这全府上上下下几百口子都得随你命赴黄泉！”说完，扭身就走。

“不就是嫁人吗！”白敏睁开眼，静静地看着面前气恼的中年男子，不带任何感情慢慢地说，“我嫁，不就成了嘛。只是，在我离府前，请不要再来打搅我，除了春柳。否则，如果我一时糊涂生出意外来，捎上府上几百号人，实在罪过。现在，春柳，请送老爷和夫人离开，我刚刚醒来，实在不方便与人攀谈。”

“你——”慕容老爷差点被这段话气死，扭头看着白敏。

白敏两眼一闭，一副安睡状态，再不开口。

慕容夫人轻扯丈夫的衣袖，轻声说：“老爷，且让她闹去吧，毕竟是亲生骨肉，虽不如其他几个看着欢喜，却也真不舍得送她去那火坑般的地方，你也晓得，四皇子他……”她轻轻叹口气，没再说下去，而是拉着丈夫离开，临走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女儿，暗自思忖：难道生了这场病，真让历来懦弱寡言的三女儿换了一个人吗？

除了春柳，其他人也都悄然离开，只留下窗外的秋雨一声一声似真似幻。

只有不足三天的时间来适应目前的身份，然后就得嫁人。白敏实在不明白到底发了什么事，让她一个活在现代的人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古代。她的失忆是被宫中太医认可的，这让

她可以从春柳口中了解现在的她：慕容枫的一切。

这是一个在她的历史知识里根本就不存在的王朝，大兴王朝，如果时间可以换算的话，这是一个离她生存的世界有千年之遥的时代。

慕容枫，十六岁，是这个朝代女子嫁为人妻的年龄，还好，这个朝代还没有糊涂到让女子十三四岁就嫁人，十六岁，放在她的时代，也就是早恋的年龄，尚可接受。

王府人称三小姐，出生时即因身体孱弱而被送到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的外祖父外祖母处寄养，外祖母去世后被接回王府，性格懦弱，沉默少言，一直不太得父母亲的欢心。春柳是自幼跟着她的丫头，春桃是府上为她配的丫头。

其父，慕容青良，当朝宰相，也是太子的启蒙老师，与太子情同父子。其母，邱婉月，系出名门。大小姐慕容芊嫁给太子为妃；二小姐慕容瑜是大将军吴蒙的妻子。两位兄长也已分别娶妻，大公子慕容桦娶了当今皇上的亲侄女，二公子慕容珉刚刚与朝中首富的小女儿结为连理；年纪最小的慕容雪，以绝美的容貌名震天下，尚未嫁人，但前来提亲的人几乎踏平了王府的门槛。

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因慕容雪名闻天下的出众容貌赐婚慕容家，因慕容青良不舍得自己最疼爱的幼女嫁给朝中名声最为狼藉的四皇子，便让太子妃慕容芊以慕容雪不足十六岁为由，从中斡旋，最终选择慕容枫替嫁。

但没想到慕容枫生平第一次违抗父母之意，长跪堂前求父母不要将她嫁给四皇子，却正遇连夜秋雨，一夜冷雨淋下来落得个三日三夜的昏迷，最后也未能改变必须出嫁的事实。

至于四皇子，复姓司马，单字一个锐，是皇后娘娘的次子，与太子司马哲本一母同胞，两人性格却截然不同，太子为人公正平和，这四皇子却放荡不羁，都说他好色而无情，身边从不缺女人，却从未专情于任何一人。

白敏从春柳口中知道了这些的同时也见到了慕容雪。

虽然她说过不许任何人探望她，但还是不能阻止慕容雪来看她，大家对于慕容王府天仙一般的四小姐好像根本没有免疫力，所以慕容雪完全没有阻挡地出现在了白敏的面前。

慕容雪确实非常的美丽，美得让人停止呼吸。可白敏也只是心中赞了一声“果然貌美如花”，就罢啦。她觉得慕容雪美得过于精致，完美，反而没了特色，就如玉雕的花，再似真花，也欠缺生命的质感，美到没有缺点，反而失了味道。慕容雪确实是美，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间，确实可倾国倾城，只是这一切与她白敏何干？

“三姐。”慕容雪的声音也娇柔动听，轻轻唤来，宛如天籁。

白敏轻轻叹口气，她可没心情招呼这个慕容枫的亲妹妹，懒懒一句，“春柳，我要歇了，代我送四小姐回去。”

“三姐。”慕容雪再唤一声，“我想和姐姐说会儿话。”

白敏回眸一笑，“我后日清晨就要离府，此时当真是没有心情与人攀谈，你还是回吧。”看一眼春柳，淡淡说，“送客。”

转身即走。

慕容雪看着她离开,隐约间觉得有些许陌生,这全不似往日的三姐,母亲告诉她三姐是替她进宫嫁给四皇子,她觉得心有愧疚,特意前来探望,母亲也说三姐病好了后,性格变化很大,却没想到竟是如此冷淡,就连眉眼间都只是淡淡的漠然,不亲不疏。

相比较来说,白敏觉得她还是比较喜欢与她合二为一的这个没有故事的慕容枫,如果是天意,或许她可以让这个慕容枫活得洒洒脱脱,毕竟她的魂魄借了人家的身体。她记得她为白敏的时候看过的书上都说,一入宫门深似海,伴君如伴虎,也看了许多电视剧中皇宫里的尔虞我诈,如今轮到她,到真要瞧瞧是如何的心惊胆战。

如果真如春柳所言,慕容枫的父母是牺牲了这个他们并不看重的女儿一生的幸福成全他们另外一个女儿,那么生分了也是自然的,虽然魂魄是她白敏的,但她却不能完全排斥慕容枫的某些东西,她们两个就是合二为一,她觉得她只是替慕容枫说出心里的话而已。

慕容枫是个相当聪慧的女子,白敏看过她的女红,看过她的字画,不张扬却风格清朗,想必定是慧心兰质的女子,毕竟邱老夫人也是个名门闺秀,对养在身边的这个外孙女也是用心管教的。

只是慕容枫不善言词,性格木讷,处事懦弱,想必与她自幼便寄人篱下有关,因为邱老夫人家中尚有与她年龄相仿的孙子孙女,春柳说他们常常会偷着欺负她,而她无处哭诉,也就只得忍了,所以养成了凡事忍让,不与人争的性格。

离府出嫁这两日,白敏让春柳闭门谢客,除了慕容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跨入她的闺房半步,自从见慕容枫不冷不热送走四小姐后,春柳就再也没敢让任何人出现在白敏的面前,包括老爷和夫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 第二章·代嫁出阁·淡然

慕容王府为慕容枫准备了丰厚的嫁妆,一则是为了面子,二则是因为对这个女儿有些愧疚之意,三则也是不得不如此大张旗鼓。

一直没有人知道慕容王府三小姐因为不愿嫁给四皇子而长跪拒婚的事,城中百姓都只知道慕容王府又有一位姑娘出嫁,且同样嫁给了一位皇子,虽然这位皇子名声不好,但对于平常百姓来说,能够嫁给皇亲国戚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任由喜娘为自己打扮,白敏两眼不睁,面色平静如水,看不出喜悲,耳边只听得喜乐声



声，锣鼓震天，人声鼎沸。

慕容夫人安排春柳、春桃随她一同进宫，至于留或不留由她自己决定。

花轿坐得让她昏昏欲睡，摇啊摇，很有节奏和规律，想不出从慕容王府到皇宫竟然有如此远的距离，白敏心中估计，应该差不多得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一路上她懒得看，喜帕遮着她被脂粉修饰过的脸，她靠在花轿内的坐椅背上打盹。喜服红得让她眼晕，凤冠压得她两个太阳穴隐隐作痛。

终于到了，晕晕乎乎地被人搀下轿，按着冗长的仪式一步一步进行着，她形同木偶，任人摆布，只想着马上找个地方休息，喝口水，吃点东西，她实在是又累又乏又渴又饿，早知如此，上轿的时候真应该让春柳为她准备点吃的藏在身上。

新郎伸过了白净修长，就连指甲也干干净净的手，但白敏却感到一种不加掩饰的冷漠和拒绝，连红艳艳的喜服也压不住这种排斥。她机械地将手搭在对方的手上，感觉就像放在了冰块上，那一刻她突然间有些清醒，仿佛从头顶凉到脚尖。

不用问，白敏也知道，这位四皇子对慕容枫的嫁人根本就不欢迎，这样也好，你无情，我无义，刚刚好可以落得个各安本分。

好不容易完成所有的仪式，白敏被人搀进新房，坐在床边，她长出一口气，刚要拿下喜帕，听得春柳在一边着急地提醒：“小姐，您不可以自己取下喜帕，要等四皇子为您取下才成。要是破了规矩，四皇子一定会大怒。奴婢看他不是个和气的人，和太子一点也不同。”

白敏叹了口气，只得忍了，已经这样了，如果真出什么差错，害得慕容王府几百口子人为自己殉葬，说不介意归说不介意，她还真是不忍。这位四皇子对慕容枫全无情义，如果真是无情无义的家伙，以他贵为当朝四皇子的身份，难免不做出让她为难的事来。

这一等就等到天黑，四皇子才醉醺醺地归来，一身的酒气，脚步踉跄。

一进门，他就完全无视白敏的存在，嬉皮笑脸地与春桃调起情来，听他言语间，好像曾经去过慕容府，见过春桃。

白敏初时尚且忍着，可她实在是又渴又饿，又累又乏，耳听得四皇子言语轻佻，喜帕下方可见他们二人好像还搂搂抱抱，白敏觉得火气就呛在嗓子眼，呼之欲出，“四皇子是吧？”白敏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有些隐约的嘶哑之意，幸好还压得住火，没必要和一古人生气，就当是后人不知前人过吧，“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把喜帕取下来，再和春桃姑娘卿卿我我呀？”

司马锐吓了一跳，白敏的声音出现得非常突然，他进来的时候确实是没把坐在那儿的白敏当成一回事，他原本要娶的是慕容雪，却没想到慕容青良那个老家伙竟然让他兄长司马哲亲自出面斡旋，说服了皇祖母和母后，给他换成了慕容枫——那个慕容家里的木头疙瘩。

他原意并没有真的就打算结婚，只不过是随兄长去慕容王府玩的时候见了慕容雪一面，一见之下惊为天人，母后一直催他成亲，他说行，那我就娶慕容雪吧，没成想，最后给他送来一个慕容枫，那日也在府中见过慕容枫，和慕容雪一比，简直木头一个，全无趣味。

司马锐一笑，冷兮兮地说：“臭丫头，我司马锐生平最讨厌被人摆布，你家那个老家伙竟

然给我偷梁换柱，把个美人换成木头，我不找他麻烦已是极大恩典，你竟然敢出口吩咐我为你揭喜帕，信不信，我这就以一个以下犯上的罪名治了你全家！”

“我信。”白敏懒洋洋地答道，治了慕容全家与她何干，“你喜欢的是慕容雪，也非我白……慕容枫想嫁你为妻，不过是父母之命，违拗不得。既然你无情，我无义，大家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我只想请你以万金之躯动一下尊贵的手帮我把喜帕取下来，你自可以拥春桃于怀，如何逍遥随你。我只想取下喜帕摘下凤冠，让脑袋轻松一下，能够喝口水吃点东西，你可是酒足饭饱，有力气和我发火，我却是又累又饿，如果再这样下去，怕是不用您定我罪名，我已经名垂史册啦。”

春柳眼睛瞪到大得不能再大。

春桃也吓得手脚发软，这个要命的三小姐，这一病怎么病得脾气如此大，竟然敢和四皇子讨价还价。如若被慕容老爷知道她与四皇子调情之事，怕是杀了她都是轻的。

司马锐又是一愣，那日所见的慕容枫几乎没说过一句话，今日怎么如此伶牙俐齿？“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

白敏叹了口气，“我现在脑袋疼，能不能不回答问题？”

司马锐轻轻一抿嘴，转身出去，走到门口，顿了一下，右手一挥，白敏只觉得眼前一亮，喜帕已经飘落在自己膝上。“春柳，快点端杯水给我喝，渴死我了。”白敏看也没看消失在门口的四皇子，“算啦，春桃，你去给我端杯水，春柳，你快点帮我头上的凤冠取下来，它怎么这么沉，压得我头疼。”

说着，坐到桌前让春柳帮她取下凤冠，镜中看得见额头已压出一道隐约的血痕和青色的淤痕。

春桃大气没敢喘，急急忙忙端了杯水来，白敏一口气喝下，“再去倒一杯，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应该还有点心吧。多拿些过来，想必你们也饿了渴了，不必拘束，吃喝随便。”

摘下沉沉的凤冠，散了一肩的长发，白敏一连喝下五六杯水，又吃了点点心，就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连身上的喜服都没脱。

临睡前，白敏迷迷糊糊地想：这个大兴王朝，好像挺繁荣发达，衣饰精美，食物也挺可口，之前在慕容王府住的时候吃过几顿饭，口感既新鲜又营养，今晚的点心也不错。

司马锐一夜未归。

“小姐，您醒醒，起来梳洗完后，您还得去给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奉茶请安。”春柳的声音响起时，白敏睡得正香甜。

“嗯。”白敏懒懒地应声。

没脱喜服，这一夜睡得真是累，头也隐隐作痛，昨日的勒痕仍隐约可见，镜中那张脸脂粉未卸，看起来有点假，满布迷茫之色。

脱掉衣服，白敏把自己整个泡进温热的水中，眼皮仍在打架，迷迷糊糊任由春柳帮她梳



洗。“小姐，穿这件，好吗？”春柳拿了件红色的衣裙，问。

白敏眉头一皱，“去挑件颜色浅淡些的，昨天真真被这颜色晃了眼，就要那件水红色的吧，既喜庆又不让我眼晕。不，把那些东西拿一边去，我现在头还痛，看有没有玉制的簪子，束住头发就成。嗯，这个不错，简单又不失高贵，就它吧。”

推开那些耀人眼目的各色金制凤钗，白敏选了一根玉制簪子，通体翠绿，式样简单但很别致，冷冷的，淡泊宁静，隐隐透出一股王者之气，愈发衬出发之黑，肤之洁。

“是不是太简单了，小姐。”春柳有些担忧地说，她觉得白敏打扮得似乎还不如她一个丫头华丽。

“很好。”白敏微微一笑，看了一眼春柳脸上的担忧之意，接着说，“春柳，这样真的已经很好。我如何打扮都不可能讨太后和皇后以及四皇子的欢心，毕竟他们属意的是慕容王府的四小姐慕容雪，而非我白……慕容枫，倒不如求一个我自在。”

白敏心里想：第二次差点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其实名字不过一个代号，白敏也罢，慕容枫也好，都可以，既是如此，从此刻起，白敏就是慕容枫了，好在，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春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对镜而视，白敏，不，确切地讲，是一个新的慕容枫，觉得挺满意。镜中的女子，清丽、典雅，极是素净的一张脸，表情淡淡的。

“我们走吧。”慕容枫拂了一下肩头几缕尚带湿意的长发，抬步向室外走去。

“小姐。”春柳迟疑地说，“您要不要等四皇子回来一同去？”

“为何要等他。”慕容枫微微一笑，走到室外的她，阳光下那笑容纯净如水，看得春柳一脸讶然，自从小姐病好后，就如同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神清气爽，清丽脱俗。

由四皇子府邸的丫头烟玉带着，软轿左拐右拐，足足一盏茶的工夫，停在了祥福宫外。

由烟玉领着进去，跪下。

太后和皇后正在闲聊，太子司马哲和太子妃慕容芊陪在一边。除了慕容芊用眼角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慕容枫外，其他人好像就没有看见她一般。

慕容枫垂首跪在地上，安静得就好像并不存在。

进来的时候，这里的一位小太监已经轻声宣过：“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四皇子妃来祥福宫请安了。”

所以她乐得不吭不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

太后早已经听到小太监的话，但故做未闻，和皇后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烟玉本就是她手底下的丫头，特意送去司马锐那儿，为的就是了解司马锐和慕容枫的情况。今日一早烟玉就让人捎来了话，司马锐，也就是她那个最最令她头痛却又最最喜爱的孙子，果然一夜未归。

但慕容枫并未有任何哭闹言行，竟然一夜安稳睡到天亮！

难道这个慕容枫真是愚笨到如此迟钝？她知道孙儿原本想要娶的是慕容雪，她曾经见过慕容家的四个姑娘，尤其以慕容雪容貌最为出色，而这个慕容枫最是不起眼。



可有司马哲和慕容芊前来游说,再加上慕容青良恳求,一再言说,慕容雪年纪尚小,不能婚配,最后就定下了慕容枫,毕竟是慕容王府的小姐,如果没有那三个比着,慕容枫也是个容颜出众的姑娘,只是可惜太木。

太后心中暗自思忖:如果这个慕容枫真是如此不济,怕是只能再等一年后,为孙儿再将慕容雪娶进门,让她们姐妹二人同侍一夫。

这局面一直持续了有一顿饭的工夫,司马哲看了一眼妻子,见慕容芊面上已有几分不忍之色,毕竟地上跪的是她一奶同胞的亲妹妹,但她不便出言相助,只得忍着,她也自知,父亲用三妹替换小妹,确有欺君之嫌,父亲疼爱小妹,不惜牺牲三妹的幸福,但以四皇子的行事,三妹定是不会有好日子可过,而且只怕小妹终是脱不了要嫁给四皇子的,牺牲三妹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司马哲低头看了一眼跪在地上安静无语的慕容枫,沉吟一下,轻声咳了一声:“皇祖母、母后。”

太后看了一眼长孙,司马哲用眼神示意地上还跪着一个慕容枫,再扫一眼身边坐着的慕容芊,提醒皇祖母不要太过,好歹也得给慕容芊一个面子,不要令她太伤心。“是枫儿吧。”太后立刻慈祥地一笑,好像突然看到了地上跪着的慕容枫,然后假意斥责小太监,“小德子,枫儿来了,你为何不通报?”

小太监一脸惶恐,明知太后是故意的,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答。

地上的慕容枫这才抬起头来,淡淡的笑意,看不出任何不快,声音清柔和缓,“皇祖母,定是小德子公公怕出声惊扰了您和母后的攀谈,所以才小声小语,倒是细心。皇祖母,您可且莫怪他,只叫他下一次声音稍稍大些就好。”

太后一愣,不仅她觉得意外,房内其他三人也是一愣。

慕容芊眼睛睁大,这,这,这哪是素来木讷的三妹的言行?

司马哲轻轻挑了一下眉,平日见到的慕容枫从不曾如此胆大!

太后和皇后二人注意到的却是慕容枫的笑容,以前也见过慕容枫,但因她沉默不起眼,所以并未注意过她。但今日一看,倒真是眼前一亮,水红色的裙,唯一的修饰就是头上一根玉簪,飘逸出尘,恰到好处,尤其是那笑容,通透明净,清爽不俗。

太后一时有些语塞,“噢,好。”

“皇祖母能允枫儿起来吗?怕是盘中茶水已有些凉意,饮之不妥,可否容枫儿去换两杯热茶?”慕容枫看一眼烟玉手中的托盘,心想,怕是那茶早已经冰凉。

“快起来吧,你瞧,我只和你母后聊天啦,枫儿不会怪皇祖母吧!”太后这才恢复常态,面带慈爱笑容地说。

慕容枫一笑,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透着一股可人的清爽感。

她站起来,膝头有几分酸痛,但她忽略不计。

烟玉立刻去换了两杯新茶,递与她,她盈盈一笑,说:“枫儿特意为皇祖母和母后奉茶,愿



皇祖母和母后日日开心，容颜常驻。”

太后抿了口茶，似是不经心地问：“枫儿，你的病好了没？”

慕容芊原本还在诧异三妹的变化，耳听得太后如此一问，立刻吓出一身冷汗，她也知请曹太医前去为三妹诊治的事瞒不过太后和皇后，虽说曹太医是太子府中的，但毕竟是宫中御医，出宫诊治怎么可能瞒得过太后和皇后呢？只是她们应该不会知道三妹是因为拒婚才生的病吧？

“谢谢皇祖母关心。”慕容枫依然面无异色，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才不信慕容枫拒婚的事能瞒得过宫中的人，尤其是后宫中最有权势的太后和皇后，“多亏大姐让宫中曹太医前去替枫儿诊治，真是妙手回春，现在已经康复如常。”

太后心中一愣，难道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可那曹太医怎敢用假话欺瞒她？虽然他是长孙府中的人，可也只是皇上指给太子府的一名御医，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欺瞒自己和皇后。“是不是有些心病呀？”太后放下茶杯，看着慕容枫，声音微有些严厉，纵然孙儿再不济，也轮不到一个小小的慕容枫拒婚。

慕容枫面色沉静，声音平和，“皇祖母果真心细，枫儿原以为可瞒得过皇祖母。枫儿生病确实是枫儿任性，枫儿以前听闻一些对四皇子不好的传闻，心中很是害怕，怕一生被辜负，所以去父母跟前请求他们退掉婚事，但父亲大人说枫儿听信谣传，罚枫儿长跪自省。枫儿心中委屈，又感风寒，所以生了病。父母疼惜枫儿，求大姐派宫中御医到慕容王府为枫儿诊治。请皇祖母莫责备枫儿的父母和姐姐，他们也只是担心枫儿，并无欺瞒皇祖母之意。”

太后真真是一愣，看了一眼皇后，皇后也正看向她，两人交换了一下目光，这当真是她们以前见过的慕容枫吗？“那你为何又答应了呢？”太后稍微温和些问。

慕容枫眼中似有泪意，但声音中却不大听得出来，“父母之命，做儿女的岂可违拗，而且生养十几年，怎舍得让枫儿受苦，枫儿想，定是枫儿耳根软，听信了市井谣传。”

“锐儿好像昨夜又出去胡闹了，你不怪皇祖母要你嫁他吗？”太后看着慕容枫，目光中有着研究的意味。

“四皇子并非寻常人，他有他的行事方式，既然嫁给四皇子，枫儿就不能妄议枫儿的夫婿。”慕容枫未置可否，“倒是昨夜四皇子一夜未归，在枫儿看，却是四皇子宅心仁厚，不愿强迫枫儿，枫儿心中真是万分感激的。”

太后半天无语，她想不出下面要怎么才成。“那你可知锐儿如此，是因为他原本想娶的是你的妹妹慕容雪而非你吗？”太后盯着慕容枫，突然问。

“枫儿知道。”慕容枫抬眼同样看着太后，一双眼深邃如海，望之欲醉，“昨夜四皇子就已经告诉枫儿。对此，枫儿当真无能为力。所以枫儿想求皇祖母帮帮枫儿。”

“哀家，帮你？”太后愕然一愣，“如何帮你？哀家总不能强迫锐儿把你当成慕容雪吧？”

慕容枫一笑，灿烂如春花，“那倒不必，皇祖母真会开玩笑。枫儿知道四皇子对皇祖母极